

卷一

古詩刊誤序



古詩刊誤十卷吾友上元黃先生星巖氏之所輯也先生博極羣書勤心著述有借書分類錄如千卷自禮樂兵刑天文厯算地理河渠史鑑藝文下及百家雜說方技小數母所弗揆人稱學海盾克當之今此一書乃取古來詩語率爾成繆後人糾彈散見衆說拮據羅剗萃爲是編夫在昔詞人漢魏而下驅策羣籍或意趣乍興無暇詳審或牽辭就意忘厥本來滋誤之繇諒非一體雖詩之工拙不繫於斯第譌以承譌習焉不察靡以正之初學小生何緣省寤且六學遭燔羣儒綴葺冢傳壁

經籀古更疊繹釋紛拏耳傳口授音語參錯欲求霍如
不其難乎況書經百寫點畫波磔增減左右閒復有之
夫積句爲文積字成句字句偶失去意遂遠此校書專
官古所繇設書之有誤可不刊哉夫炎劉家世時習所
尙同稱好古厥有兩王然淮南招致率多浮辯異端偏
說參差竝陳雞犬上升語出方士身離甌難史書明徵
而河閒賢允被服儒術造次依儒獲書最古聖徒論定
實事求是傳經之侈照映前後亦云偉矣蓋挾策讀書
蒲籥以敷繫豈無閒乃漂麥亡羊同其譏評莊叟創論
實爲過矣顧糠覈不捐精粲翻失哀問愚人孔對明灼
稱曰選物不知所貴五鑿爲政心從而亂此聖言也可
不鑿諸凡斯之譚皆誤一類爲序書指終竟言之冀附
篇首質彼世賢先生觀覽豈我河漢乾隆丁未七月朔
日歙人程敦序

古詩刊誤目錄

卷之一

漢魏

卷之二

唐宋

卷之三

唐宋

卷之四

陶詩

王維詩

李詩

卷之五

杜詩

杜詩註

卷之六

韓詩

盧仝詩

韋應物詩

李長告詩

杜牧之詩

劉禹錫詩

李商隱詩

白詩

元詩

羅隱詩

段詩

卷之七

晏殊詩

王禹偁詩

宋祁

王君玉

蘇舜欽

卷之八

蘇詩

蘇子由詩

山谷詩

半山詩

梅聖俞

林和靖詩

秦少遊詩

卷之九

古賦

卷之十

六朝文 附

唐文

宋文

蘇子由古史

古詩刊誤目錄終

古詩刊誤卷一

上元黃之紀星巖氏輯

漢魏

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叔孫通傳曰高帝寢衣月出游高廟言高寢之衣冠一月一備法駕出游于高廟耳隋越國公楊素行經漢高陵詩云芳春無獻果明月不游衣觀此謂月出之夕乃游衣冠此大謬

又云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于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路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又云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

又云鶴山云禮世子生日詩負之詩之爲言承也情動于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旣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阜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與南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渭濱叟潘安仁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旣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麗聲響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世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也

沈括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

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勉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于蘇李自唐以來有此話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考之此

詩若荅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荅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遊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

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

又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辭然沿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并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揚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

菟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卽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

母相權于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文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問道松醪賤何須吝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菟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僅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

猶班固謂八川分流予按謝元暉曉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靜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八川分流為比按八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班固之言

緇素雜記云後漢禰衡傳云衡方為漁陽參搥蹋地來前躡鼓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搥蹋地來前躡鼓足跗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搥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搥自禰衡始也臣賢按搥及搥並擊鼓杖也搥搥是擊鼓之法也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

寫漁陽曲而于其詩自音云參七甘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參為曲奏之名則搥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後參搥而去是知參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談苑載徐鍇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搥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搥者音七鑿反三搥鼓也禰衡作漁陽搥搥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搥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謂搥搥一也故或用搥字然搥字當如徐說音七鑿反三搥鼓也以其三搥故因謂之搥故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

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摻禰衡搗亦以去聲讀之也觀筆談論廣陵散云散是曲名如操弄摻談序對之類乃引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詩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爲曲名明矣所謂漁陽摻者正如廣陵散是也此僧孺詩所以有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又宋景文喜雨詩云波生客浦揚舲遠潤逼漁陽搗摻遲又宋李冀州詩云徵鼙曲曲漁陽慘後乘人人鄴下才皆以去聲讀之但慘字從人爲異耳

復齊慢錄云范蔚宗與陸抗相善自江南折梅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余見說苑記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臣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則知遣使折梅已具劉向說苑矣范詩出荊州記

復齊漫錄云潘子真詩話云古詩有霜威能折綿之句余問山谷所出處山谷曰勁氣方凝酒霜威能折綿庾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于阮籍庾肩吾蓋用此耳

唐子西語錄云謝元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
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有詩云
濃烹鮑照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潘子真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
名之事具昭祠堂記苕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
遠

遜齋閒覽云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
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

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
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躕用五馬作
太守事自西漢時已然

遜齋閒覽云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云詩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祖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
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故云後見龐幾先云古乘駟
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潘子真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駟馬右
駮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駮太守相駟馬而已其

古詩五言卷一
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駢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羅敷艷歌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也日知錄載西溪叢語云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玕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爲靖

節之所慕乎

又云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又云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註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日知錄云梁徐悱登琅玕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卽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玕城又無論

也

又云隋于仲文詩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爲入楚豈非梁陳以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據故耶

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注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爲年公羊傳諸侯有病曰負茲史記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蓐蓆也荀子琅玕龍茲華瑾以爲實注龍茲卽龍須或曰茲髭同

史記索隱云茲公明草或作負薪周益公表介竹無功懇辭鄉郡負茲有疾願備祠官

又云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按其形色今所謂祖母綠也

又云治粟者落杵曰春日之經天自日禺中至日晡皆橫過再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如春者直下其杵故曰高春日下春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曰斜景落高杵薛能詩曰隔溪遙見夕陽春皆本于淮南子經于泉隅是謂高春

又云劉表三爵上曰伯雅中曰中雅小曰季雅宋時閩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本此 雅一作盃

又云夜航惟浙西有之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答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樁酒三瓶寄夜航樁木名汁甘可爲酒出山海經沈約集中嘗用樁酒

又云阮籍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非也揚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亦非也按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欵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傑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所謂輕薄者乎

又云長相思被中綿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又云紅豆一名相思子花白色葉如冬青蜀人採其實以爲果俞古詩紅豆生南谷秋來發幾枝贈君勤採擷此物最相思

又云緣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爲緣呼爲被池宋子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又云劉琨詩西狩泣孔邱仲尼悲獲麟一事而疊用之豈以為兩人耶古人讀書滅裂時有如此

又云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王氏困學紀聞云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媪物時熟吳斗南云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當作媪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于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

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案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于此選注誤

又云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惟改高為桑宮為巷

袁漫恬書隱叢說云陶詩刑天舞干戚誤作形天無干歲蘇魏公東山長老語錄序厠足致泉對因蹄得免誤作側定政宗傳寫之訛也

容齋續筆云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

又云劉表三爵上曰伯雅中曰中雅小曰季雅宋時閩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吳均詩聊傾三

雅卮本此

雅一作盃

又云夜航惟浙西有之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答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樁酒三瓶寄夜航樁木名汁甘可爲酒出山海經沈約集中嘗用樁酒

又云阮籍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非也揚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亦非也按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欵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傑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所謂輕薄者乎

又云長相思被中綿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又云紅豆一名相思子花白色葉如冬青蜀人採其實以爲果匄古詩紅豆生南谷秋來發幾枝贈君勤採擷此物最相思

又云緣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爲緣呼爲被池宋子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又云劉琨詩西狩泣孔邱仲尼悲獲麟一事而疊用之豈以爲兩人耶古人讀書滅裂時有如此

又云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王氏困學紀聞云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媪物時熟吳斗南云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當作媪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于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者藏車之所愚案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于此選注誤

又云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惟改高爲桑宮爲巷

袁漫恬書隱叢說云陶詩刑天舞干戚誤作形天無干歲蘇魏公東山長老語錄序廁足致泉對因蹄得免誤作側定政宗傳寫之訛也

容齋續筆云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

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
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
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
息那能惜馬蹄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
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
卷閒窺戶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栖樂苑
以爲羽調曲元怪錄載籛篠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
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踈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
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
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
鹽而俗傳以爲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韋
穀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爲劉長卿而題爲別宥了怨誤
矣

古詩刊誤卷一終

古詩刊誤卷二

上元黃之紀星巖氏輯

唐宋

王氏困學紀聞云荀卿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為楚之蘭陵也古靈詩亦誤

閻百詩云案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塚與史記合

又云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摯仲氏壬又云宋元憲以鶯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

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
按聖俞之意本於少陵少陵得房公池鶩詩鳳皇池
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時房已卒聖俞效之故
宋不悅也

又云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
誤以爲少陵

又云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墻放翁文有銅墻鬼炊
之語出東方朔神異經

何義門云此天隨子四明山詩序非放翁

又云本朝絕句有夾漈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李子詩

又荆公絕句詠孫叔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又云呂居仁答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不斟言病
少愈而加劇用方言不知者改不斟爲不禁呂成公銘
湯烈母云湯世壙僚言無官也用韋元成傳而婺本改
爲壙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出老杜臘日詩而注者
改爲銀鉤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西齋話紀云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
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于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
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乃比鄧通耳旣非令
人又非美事何用算哉引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

思究率爾用之往往有誤

菘苑雌黃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
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別有君之
何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同雙鬢遮
莫隣雞唱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
多往還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元微之詩
從茲罷馳騫遮莫寸陰斜東坡詩芒鞋竹杖布行纏遮
莫千山更萬山洪駒父詩圍碁爭道未得去遮莫城頭
日西沈皆用此語

復齋漫錄云唐人詩有意效承平無功答盛明灰心緣
忍事霜髮爲論兵道直身還泰思屯命轉輕梅鹽非據
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
終擬自歸耕中書後堂北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髮之句
者驗其筆蹟舊相李公廸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
意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卽事詩敘其事云慘慘高槐
落淒淒餘菊寒粉墻多記墨聊爲拂塵看正爲此也苕
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灰心二句是裴晉公作李文
定嘗親書於中書壁間

沈括筆談云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
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爲餓殍作孚字押韻杜牧杜

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餉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鳥啄蠹根回乃是鳥喙非鳥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王阮亭池北偶談云幼讀杜牧之杜秋娘詩考其始末略記之文宗太和五年春上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穆宗之子賢有人望注令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怒罷申錫爲右庶

子命守澄捕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誣服左常侍崔元亮等力爭於延英宰相牛僧孺亦言之乃貶漳王爲巢縣公申錫爲開州司馬九年巢公湊薨追贈齊王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離浙西牒留後李蟾如詔旨至是王璠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宰相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爲賓客分司秋陽卽仲陽也燕媒得皇子謂漳王也江充喻鄭注豆盧著輩也王幽茅土削湊自漳王貶巢公也四朝三十載自

憲宗元祐二年誅李筠歷穆敬文凡四朝也

又云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音與今人別者如劉夢得
停杯處分不須吹分作去聲王建每日臨行空挑戰羅
虬不應琴裡挑文君挑皆上聲包佶曉漱瓊膏冰齒寒
冰去聲段成式玳牛獨駕長擔車長上聲予按白氏長
慶集中此例尤多如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四十著緋
軍司馬司入聲紅闌三百九十橋十讀如謔爲問長安
月如何不相離相思必切燕姬酌蒲桃燭淚粘盤壘蒲
桃蒲上聲三年隨例未量移量平聲金屑琵琶槽琵琶仄
聲之類子田皆未暇及又劉夢得幾人雄猛得寧馨寧

平聲拋却丞郎爭奈何爭去聲獨孤及徒言漢水纔容
舳纔去聲盧綸人主人臣是親家親去聲讀如靚徐鉉
騎省集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自注云但平聲予按
老學庵筆記云但姓音讀如檀又宋陶穀尖簷帽子卑
凡厮厮入聲宋文安三十六所春宮館鄜州軍司馬也
好畫爲屏亦如白詩又猗覺寮記舉李商隱可惜前朝
元菟郡菟去聲九枝燈檠夜珠圓唐彥謙燈檠昏魚目
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注音警唐人如此尙多未能
枚舉又陸游燒灰除菜蝗蝗仄聲拭盤堆連展連上聲
今山東製新麥作條食之謂之連展連讀如輦東坡詩

左元放放作平聲司馬相如如作上聲

又云予舊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徐健庵所藏宋板雕刻最精而多數卷考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沈括筆談云和凝著香奩集貴後乃嫁名於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詩乃凝所為也

袁漫恬書隱叢說云李長吉詩桃花亂落如紅雨紅雨二字本自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如桃花太真命宮人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長吉詩所本也

又云唐詩中用字有用格是者隔是者猶言已是也如今格是頭成雪隔是身如夢是也有用遮莫者猶言儘教也遮莫隣雞下五更是也有用匹如者猶言譬如也匹如元是九江人是也有用爭肯者猶言怎肯也使君爭肯不相思是也有用至竟者猶言到底也至竟江山誰是主是也有用底事者猶言何事也至竟息亡緣底事是也有用底用者猶言何用也銀甲可憐將底用是也有用得得者猶言特特也親故應須得得來是也有用阿誰者猶言何人也葉上題詩寄阿誰是也有用著莫者猶言惹著也梅香著莫人是也

又云古人詩有誤用者有改字者不可不學也如李頎
 遊襄陽山詩應醉習家塘改習池為習塘李嘉祐贈韓
 侍郎詩圖畫風流似伯康誤以韓伯休為伯康王右丞
 詩衛青不敗由天幸誤以霍去病為衛青孟襄陽詩歸
 田羨子平誤以平子為子平劉希夷詩為雲為雨楚襄
 王誤以懷王為襄王孫逖詩芳樹有桃櫻改櫻桃為桃
 櫻杜牧詩甘羅昔為秦丞相誤以甘茂為甘羅牛鳳及
 溫格應制詩六羽警瑤溪改瑤池為瑤溪東坡退圃詩
 一鈎歸釣束頭鰯以束項改為束頭又詩石建方欣洗
 踰廁誤以廁踰為踰廁黃山谷詩樂羊終愧巴西誤以
 秦西巴為巴西袁石公詩慙愧虛名老顧厨厨音皮誤
 作本音與扶字押李空同秋槐詩苑西遼后洗粧樓改
 梳為洗改臺為樓

又云唐詩往往用科頭字人但知為露頂之象而未盡
 其義東夷傳曰馬韓人大率魁頭露紒註云魁頭猶科
 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

又云自古用事之誤相承不覺詩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唐人有鳴鳳朝陽之語伐木丁丁
 鳥鳴嚶嚶嚶兩鳥聲今以出谷求友為黃鶯事度其
 夕陽謂山之西後以指暮日誕彌厥月誕大也後作生

辰用景行行止景大也行路也高山可仰大路可行也
今用爲景慕字夏屋渠渠夏大也屋俎也今作居室用
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則柱乃擎地
者張說爲姚崇墓表云八柱擎天左傳士會辭秦歸繞
朝贈之以策策乃方書非馬策也李白詩臨行將贈繞
朝鞭莊子柳生其左肘柳瘡瘍也王維詩今日垂楊生
左肘濫觴乃言發源甚微今誤作末流猖獗用韓昌黎
石鼎聯句序云長頸高結結音髻結字斷句下云喉中
作楚語東坡詩長頸高結喉束皙餅賦有牢丸之目蓋
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丸具對真一酒

香祖筆記云段柯古罷江州刺史居襄陽與李商隱温

飛卿倡和號漢上題襟集

號西崑三十六體蓋
三人皆行十六也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哀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
亞棲村俗之氣大略相似

分甘餘話云唐人拘體律詩有二種其一蒼莽歷落中
自成音節如老杜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
諸篇是也其一單句拘第幾字則偶句亦拘第幾字抑
揚抗墜讀之如一片宮商如趙嘏之溪雲初起日沉閣
山雨欲來風滿樓許渾之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
春水來是也

高士奇天祿識餘云詩人以乾鵠對濕螢惟王荆公用
作虔字音見於鵠之彊彊易統卦曰鵠者陽鳥先物而
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
分也

又云耳衣暖耳也唐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
又云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門外施行馬以旌
別之魏志楊彪爲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李義
山詩郎君官貴施行馬

又云唐妓女入宜春院者曰內人亦曰上頭人亦曰內
家趙德麟謂得幸者爲十家遂引鄭嵎詩十家三國爭

光輝不知明皇時十宅諸王與韓虢秦三國最爲寵盛
鄭詩指此爾非指妓也趙誤用鄭詩

又云劉禹錫踏歌行爲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猶自細腰
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脅息然
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饑
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又云錄異記菱蕤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顧況詩春樓
不閒菱蕤鎖亦作蕤蕤又蕤蕤旗名鹵簿中有之瑞應
圖云蕤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

又云會稽竹簟供御號爲流黃簟唐詩珍簟冷流黃

又云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以象牙爲大籠
慎常冬日宮詞云障風貉尾扇熅火象牙籠貉扇冬日
用之歐陽元詩十月都人供暖筵余曾於冬月入直見
朝鮮貢使手持貉扇以障面蓋古製也

又云說梛甲子逢單日爲雄雙日爲雌雌甲子雖雨不
害詩云老尙誇雌甲狂寧作散仙

又云魯茶山和曾宏父餉柑詩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瓠
犀微齷遠山顰齷音楚按此字玉篇不載黃山谷和人
送梅子詩云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君蹙遠山茶山
詩本此方秋崖楊梅云併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感

春山

又云按五字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
意鍾會取草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
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
擢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爲詩誤矣出郭頌世語
又云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
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裕清簡寡欲儉于布素
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卽
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耶作詩不多讀書恐貽
後世之議

又云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昌黎詩其鼓駭駭襲用其字

又云瑞香花一名睡香卽楚詞所謂露甲也一名錦薰籠一名錦被堆韓魏公詩云不管鶯聲向曉催錦衾春曉尙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又墻薇亦稱錦被堆

又云催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鶯兒啜喋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謂蝶也

又云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

膩肉色退紅嬌王偵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

退紅若今之粉紅髹漆器也

又云竊黃淺色也竊藍淺藍色也

又云瓜以辰日種則易生而實繁黃山谷詩云夏栽醉竹餘千个春糞辰瓜滿萬區

按談助竹得風其體夭屈謂之竹笑東坡題文與可贊云竹亦得風天然而笑又竹以八月爲春三月爲秋三月竹成熟時也

天祿識餘云草花中有長十八者元葛邏祿迺賢字易之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氊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下註云長十八草花名

余至塞外果有是花

焦竑筆乘云阮藉臨廣武嘆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沈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則誤以豎子爲沛公放麋本秦巴西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山中相乃屬放麋翁則誤以魯爲中山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朝也宋之問應制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迴秀詩詰旦重門聞警蹕則誤以詰旦爲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唐者昔王喬爲柏人令于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誤以王喬爲王子喬

又云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懷本草云蘂香卽杜衡也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蘂香恨不逢卽此也

又云泉州有通應侯廟其下臨海出子魚甚美世呼通應子魚者記其所出也荆公詩遂誤用長魚俎上通三印東坡又以通印子魚對披緇黃雀皆誤也

又云唐崔顥王維李商隱詩中多用王昌其事不可考按襄陽耆舊傳王昌字公伯爲散騎常侍婦任城王曹子文女錢希言桐薪曰意其人身爲貴戚出相東平則

古詩刊誤卷二
姿儀儻美爲時所共賞可知唐詩枯木巖前差路多差
丑亞切謂岐道也

又云隋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
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十首采擇八首故詩人稱爲
八采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是也後訛采
爲米黃山谷詩尊前八米句隄下十年書徐師川詩字
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皆非也

周亮工閩小紀予邵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
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
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
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按齊雲論白打蹴鞠戲
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卽今
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
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
寸鐵也以爲蹴鞠者非

虞兆滌天香樓偶得今俗婦人裙腰繫忽爾散謂之腰
歡喜輒相賀曰必有喜事此語唐時已有之王建宮詞
云忽地下堦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卽此意也

又云劉夢得贈白樂天詩中兩聯用高山高門複高字
自註云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爲義不同然其詩

古詩并詩卷二
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傅何煩曉鏡悲以高門對曉鏡
又似門自高矣若云使門高則豈可曰使鏡曉耶要之
作詩偶有複字初無傷于大雅倘欲謹守繩墨則雖音
同異義之字亦仍須避之爲妙耳

又云李義山宮妓詩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
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末二句形容
宮妓之美謂偶人亦能動情耳馮班云唐時宮禁不嚴
託意偃師之假人刺其相招此言固屬深文近閱賀裳
載酒園詩話又云此詩只形容女子慧心男子一妒字
尤爲嚙語蓋有前人之意本直而後人解之反穿鑿支

離者大率類此

呂種玉言鯖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
出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壓扁佳人纏臂金似卽今
之餽子也

又云李義山定子詩云檀槽一抹廣陵春定子初開睡
臉新却笑喫虛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定子牛相小
青也北里志劉秦娘門有樗樹有贈詩云尋常凡木最
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莫使奔波遂
喫虛此詩見杜牧外集喫虛二字不知何解或以爲卽
今之喫虧虧虛音同故訛耳

輟耕錄云南人方言曰温暾謂温煖也王建宮詩新晴
草色綠温暾暾音吞

又云白樂天詩日暮半鑪麩炭火陳無已典酒務官託
買浮炭浮炭卽麩炭也今人但名爲麩炭

袁漫恬書隱叢說五平五側詩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
文選離鞋飛綃垂織羅曹植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
枯桑知天風臨川多悲風杜詩梨花梅花參差開有客
有客字子美皮陸唱和甚多叠韻梁武帝後牖有朽柳
侍臣和梁王長康強沈約偏眠船舫邊杜詩葉白出石
壁壁色立積鍊皮日休穿烟泉潺湲觸竹犢殼殼陸龜

蒙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晏温庭筠枯湖無菰蒲

又云唐詩有極淺俚爲人道熟如常言俗語者人或昧
其由來如待余心肯日是汝運通時太宗詩也東邊日
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劉禹錫詩也醫得眼前瘡
剜得心頭肉聶夷中詩也世亂僮欺主年衰鬼弄人李
山甫詩也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時來
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密後不知
辛苦爲誰甜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隱
詩也或作權審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知章詩
也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白日

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詩也伯勞東去燕西飛薛濤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陳主謂沈后語也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蘇軾詩也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宋張子惠贈謝疊山詩也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朱萬年詩也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警世詩也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蔡州道人詩也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古樂府三叟詩也

呂種玉言鯖云唐人多言至竟卽今俗言到底也杜牧之詩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又云唐方言底字作何字解顏氏家訓云何物爲底物此本言何等物耳後遂省何直言等物也底又音低亦可用作平聲今學作宋詩者每好用此字

古詩刊誤卷二終

古詩刊誤卷三

上元黃之紀星巖氏輯

唐宋

茗溪漁隱曰裴虔餘詩云滿鵝鷺黃金縷衣翠翹浮動
 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
 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為落韻矣韓熙載詩云風
 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
 取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
 如此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為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
 佳句也又學林新編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泛引詩

及文選古詩爲證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旣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旣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麗聲調爲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于古詩則可若于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裴虔餘之詩落韻又本此耳

南唐書云李家明詠諸敏給善爲諷辭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斃垂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魚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鈎龍元宗大善賜宴極歡嘗見牛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詼諧曰曾遭寧

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嚙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相輔皆慚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拼不得讓王百口合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邱爲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惟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酒杯中元

宗慚之俛首而過苕溪漁隱曰緇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以苑中咏牛詩及皖公山詩為王感化作江南野錄以前二詩為李家明作談苑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為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考之則談苑所紀皆誤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家明廬州南昌人前二首皆其所作俱不載感化為何處人江南李氏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即嗣主也諡號元宗緇素雜記不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正是之菽苑雖黃云緇素雜記載江南野錄云江為者宋江淹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余觀南史江淹傳淹濟陽

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為建安吳興令終于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又吳均傳云濟楊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洪時為太學生以善辭藻遊焉淹與洪俱係家考城又俱仕齊梁間淹為建安吳興令而後他遷洪為建陽令而死于建陽疑為之系出于洪非出于淹為工于詩如天形圍澤國秋色露人家之句極膾炙人口少遊江南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並就傳句法後以讒死今建陽縣之西七里有靖安寺即為之故居留題者甚眾惟陳師道洙

一篇最佳云苕溪漁隱曰南唐書云江爲其先宋人避
亂建陽遂爲建陽人爲有題白鹿寺詩卽上吟登蕭寺云云元宗
南遷駐于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
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爲怏怏不能已欲束
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余以二書考之
藝苑謂後主見爲詩有富貴之語及爲後以讒死其言
悉非是當以南唐書爲正也

又云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
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
嘗有夜坐詩最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

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苕溪漁隱曰余
觀劉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勳爲
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匿魴于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之
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耳魴遽出
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
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
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復齋漫錄云唐顧陶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妓人出
家詩云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
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下翻迷錦字梵聲初學

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湖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
乃謂本朝口國長公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者三十餘
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與楊郇
伯同第首句云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爲異豈後人改
郇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文塋不復考之耶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
導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
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
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于成
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

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刪
修爭奈常情勝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
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晒據經違世
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復齋漫錄云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薦至
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至大江風
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
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
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鬪閃鑠黑浪高于天今日
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

世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諤上廣守詩鱷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遷就也

按後漢循吏傳中有孟嘗者姓孟名嘗字伯周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贈熊侍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在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香傳著紫荷橐事見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芝荷之荷何耶復齋漫錄云劉韜始爲尉于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面色爲之烘然時郡推官沿檄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

以諺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眞縣尉公荅曰窮坑難滿是推官

王漁洋居易錄云杜常北宋人其過華山清華宮詩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今唐詩多誤收之又荆叔漢闕山河在一首不知何代人僅見石刻今亦收入唐詩

古詩刊誤卷三終

古詩刊誤卷四

上元黃之紀星巖氏輯

陶詩

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又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獨羊勝喪其身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諸梁葉公也

韓子蒼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

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
題爲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
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耳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
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
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爾從山中
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
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
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

茗溪漁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
之知信陽日所刻大字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
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尙存否厚之
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
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
一作予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
爲庾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八及爲八友者凡所改正二
百六十有六

許彥周詩話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
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彭澤集中

王維詩

西清詩話云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嘗先大將軍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耳

李詩

困學紀聞云郭象注莊子云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詩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落于秋天

又云李詩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其說本揚雄蜀記愚謂岷嶓載於禹貢庸蜀見於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西清詩話云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鶯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道德經與王修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

曾子固云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旣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

遊江淮至楚觀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園師之家也
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
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
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至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
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潯
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
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松
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
白以為罪薄宜贖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
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

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
得釋憇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于歷陽
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
十有四其始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
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

復齋漫錄云前漢趙飛燕既立為皇后寵少衰女弟絕
幸為昭儀居昭陽葢飛燕本傳云爾太白宫詞云宮中
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
後見唐王獻松窓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命太白
為新詞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乃知昭

陽之語世所傳者誤也

日知錄云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
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舊唐書突
厥傳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通鑑注引宋白曰唐振武
軍舊單于都護府卽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
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書地理志曰唐之
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
至單于府岑參輪臺卽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
是也

又云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
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
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
韓邪單于自靖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
出朔方雞鹿塞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
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
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而玉關與西域
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

又云李太白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
足道改黃犬爲蒼鷹

又云東坡云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

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亦見柳子厚集
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爲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
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
高士奇天祿識餘云李太白蜀道難起句疊用嗚呼噫
嘻今人相承用之而不知其義亦自有別老學庵筆記
云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又云李白詩胡爲啄我茄下之紫鱗按爾雅芙蓉其莖
茄樂苑漢饒歌云鷺何食食茄下

古詩刊誤卷四終

古詩刊誤卷五

上元黃之紀星巖氏輯

杜詩

沈括筆談云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
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
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
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陝中人
謂鷓鴣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頸使
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
養鷓鴣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史惟
焦遂事蹟僅見於甘澤謠

又云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卽李賀之父

又云杜位宅守歲案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婿也四十
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其流貶蓋以
林甫哉

又云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
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

又云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爲前太子文學翰
林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卽誠奢也注

謂顧況誤

日知錄云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
出人間改玉盃爲金盃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稱蘇渙爲靜者而極美其詩以爲
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聲所謂龐公不
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
逞巴中號爲白跣後同哥舒晃反嶺南伏誅不知子美
何取子美之比乎逆旅相遇一時意氣所許固不皆當
然以擬龐公則太不類乃知詩人之言類多過實而所
毀譽尤不可盡信渙詩世尤或見其一二如日月東西

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目爲晨光
閉目爲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
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爲長於諷
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觀其詞氣頡頏如此固自可見
其胸中也苕溪漁隱曰蘇渙少不羈善白弩時號白跣
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踰嶺扇
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律詩今錄二首云養蠶爲素
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
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
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毒蜂一巢成高挂
惡木枝行人百步外自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
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
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
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天棘
天門冬也夢疑蔓字之誤王元之詩水芝卧玉腕天棘
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少陵詩正異云天窺象緯逼雲卧衣裳冷古本作天闕
莊子管闕天用此舊集訛作闕又或作關今皆不取
黃氏多識錄云遊奉先寺詩云天闕象緯逼此寺今在
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

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後人妄
改爲天關荆公又改爲天闕皆非

茗溪漁隱曰清明日詩爭道朱蹄驕齧鄰王叔原注朱
延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延平曰此馬今日死
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鄰帝怒遣使殺之余謂此事非
是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鄰注云良馬低頭至鄰
故曰齧鄰子美之意當出於此蓋前事非佳也

雪浪齋日記云日日江魚入饌來驗石本乃白白江魚
入饌來退之聯句陶暄逐風乙躍視舞晴蜻別本作乙
乙對蜻蜻以方言故云蜻蜻爲是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
定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不敢徹去至荆公爲百家
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有才過屈宋
注一云先生所談或屈宋則拾正本而從注且如今年
冬未休關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爲關西卒則刊
注而從正本若此之類不可槩舉其采擇之當亦固可
見矣惟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以闕字與下句語不
類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礮礮連錢動肉駿于理若不
通乃直改闕作閱改駿作驥以爲本誤耳

茗溪漁隱曰枯枓詩凍雨落流膠楚詞使凍雨兮灑塵

注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音東述古詩邪羸無乃勞
張平子西京賦邪羸優而足恃注云邪偽之利自饒足
恃也一作羸一作羸非是自京赴奉化縣詠懷云君臣
留懽娛樂動殷穆葛半山老人刊作膠葛未詳其事所
出後讀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寓屋也膠葛曠遠深
貌乃出此也梅雨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
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
犀沉江以壓水怪因以名縣出成都記風疾舟中伏枕
書懷云疑惑樽中弩樂廣乃弓影此云弩影事見風俗
通應抑為汲令夏至日賜主簿杜宣酒北壁上有懸赤

弩照杯中形如蛇因得疾抑知之使宣於舊處設酒猶
有蛇抑指曰此弩影耳

學林新編云贈李太白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
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菁莪惟日不足或葭墻艾
席樂在其中某按青菜為莪謂之青莪字書菁蔓菁也
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菹即此物也子美詩葢用道書
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飶飯飶音迅謂飧也其
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飯其色青如蠶珠食之可
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
南燭枝葉人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饑益顏色取汁炊飯

名爲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
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以菁莩爲青精則誤甚矣
又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匡山未詳某按劉昭
注漢郡國志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
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
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見康實
錄曰隆安六年亘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
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
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
之遊也

西清詩話云同谷縣七歌其四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
竹林爲我啼清晝近有一士人自同州來籠一禽大如
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今本作林猿非
也

冷齋夜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世不解稚子爲何語唐
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綳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
贊寧新志曰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豚亦云稚
子

漫叟詩話云往在詩白間剝盡蟲初不知其何等語及
觀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白間窻也

苕溪漁隱曰功曹非復漢蕭何李公彥劉貢甫皆云漢
功曹曹參非蕭何也余讀高祖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
主吏功曹也然則子美蓋誤用事也

誤此云
誤何也

按孟康注主吏為
功曹則杜用事不

又云老翁須地坐細細酌流霞今本地坐改作地主可
謂狗尾續也天育驃騎歌云遂令大奴守天育東坡題
此歌於天育驃騎圖後寫作大奴字天育則天育為大
奴字也矯矯龍性合變化合字亦寫作含字社日云尙
想東方朔恢諧割肉歸東方朔傳割肉事乃伏日非社
日也史記六國表秦德云二年初作伏社祠磔狗邑四

門自秦漢以來伏臘祠社疑子美借用此事耳兵車行
漢家山東二百州唐十道有河北無山東唐都長安自
太行以東皆山東也贈李八祕書云往時中補右扈蹕
上元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
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為扈蹕上之初元耳解悶云孟子
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句在上子美
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則所謂孟子也時人以孟子為
孟軻移此句在上非也江南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裡尋
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
逢君此詩非子美作岐王開元十四年薨崔滌亦卒於

開元中是時子美方十五歲天寶後子美未嘗至江南學詩

學林新編云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某考子美詩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詩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詩大歷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志與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案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歲卒於大歷五年辛亥歲爲年五十九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碑序曰蜀亂先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注子美詩曰大歷三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五年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歷五年夏甫還襄漢卒於岳陽某嘗考究杜陵及襄陽岳陽皆無子美墓惟耒陽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敘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妄說不足取信今注子美詩者亦假王原叔內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無乃用小說麗情之語耶

復齋漫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云紅顏辭鞞洛白首入轅轅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據總詩則非黑頭矣不知子美將有別本耶

藝苑雌黃云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是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歲饑土人掘以充糧食故老杜云爾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之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此語殊謬惠洪徒見黃精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云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服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爲黃精矣

東坡餘論云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愚按是年甫年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文妃年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婿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壯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邱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

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卽浮江東下欲適吳楚按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皆舛誤

藝苑雌黃云杜位宅守歲阿戎家舊本作守歲阿威家按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威爲是故東坡有欲喚阿威來守歲之句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

東觀餘論云余得子美詩集與今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

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云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苕溪漁隱曰世有碑本子美畫像上有詩云迎旦東風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髯鬚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工夫畫我無子美決不肯自作兼集中亦無之必好事者爲之也李太白戲子美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李翰林集亦無此詩疑後人所作也

東臯雜錄云杜詩闌風伏雨秋紛紛伏乃仗字之誤闌珊之風冗仗之雨也苕溪漁隱曰世說王忱求箏於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冗仗用此長字

爲是集聲去聲與仗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東臯雜錄謂伏乃仗之誤非也

東坡云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嘗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苔溪漁隱曰余以唐書考之蕭至忠未嘗歷京兆尹王原叔杜詩注以謂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被讒自殺復齋漫錄亦謂如此疑坡誤也

藝苑雌黃云夔府詠懷詩有卜羨君平杖之語考之漢史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雖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各因其勢道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所言止此而已卽未嘗言杖注家引阮宣子百錢掛之杖頭爲解與君平全無干涉豈杜陵之誤歟

復齋漫錄云從人覓胡孫許寄詩人說南山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題意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何也

藝苑雌黃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漢詩云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聲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則云哀哉桃李

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
相戾若是哉概之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王阮亭香祖筆記云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蓋唐制天
子臨朝則用宮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始詔罷之故
中宗時皇后公主及上官昭容往往與羣臣雜坐賦詩
優伶至有裴談李老之謔可謂無禮之甚者而郎官直
宿亦有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竟不曉侍女當是何色
人也宋明以來乃爲嚴重矣

池北偶談云蕪湖蕭尺木雲從以畫擅名江右常作杜
律細一卷以爲杜律無拘體穿鑿可笑而援據甚博聊

記一二條於此以資拊掌如江草日日喚愁生草音騷
詩勞心慙慙又勞心草草皆牢騷之轉音也盤渦鷺浴
底心性底卽低說文下也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
首二句人笑之曰是底言低同輕忽之也獨樹花發自
分明發音飛左傳建而不旆音飛荀子議兵篇引作載
發注發旆也分去聲爾疋律謂之分郭璞讀也此應作
仄者若杜社日詩陳平亦分肉當作平然不合律亦作
仄聲蓋此字元有二聲十年戎馬暗南國暗音庵書高
宗諒闇鄭注作梁庵小室曰庵閉戶曰闇不明曰暗異
域賓客老孤城客音開元曲凡如青雲客讀書客俱作

平聲孤音故如姑作鼓沽作估籀作股例渭水秦川得見否得音登公羊傳登來也注登得也則得可云登易豫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簪音尊得叶之又一雙白魚不受釣白音杯七命燕脾猩唇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黃之駘叶魚音勇荀子禮論絲萬縷娶禮記作魚曰魚躍沸池鵲亦音勇易貫魚以宮人寵叶不平聲沈韻載十一尤受言收傳元詩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未聞細柳散金甲散平聲生南反元詩酒戶年年滅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懶轉覺意闌散潘岳笙賦輟長女之妙彈罷廣陵之清散散叶彈諸倣此

又云杜詩舞馬旣登牀珊瑚鈎詩話云舞馬藉之以榻也朱翌引樂府雜錄云有馬舞者攏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馬蹀躞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二說未知孰是

又云秀水朱竹垞云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與今本皆訛作漫興非也予考舊刻劉會孟本千家注本果皆作與字趙云躑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爲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劉後村集跋陳教授杜詩補注亦云或信筆漫與云云然近日虞山錢宗伯本仍作興字略無辨證又云倪雁園簡討有宋刻十

家宮詞內王建太平天子朝元日作朝迎日亦好

袁漫恬書隱叢說云唐呂元恭言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杜工部公孫大娘弟子歌序舞劍器渾脫流離頓挫云云劍器官調渾脫角調俱舞曲名脫音駝今人以渾脫與流離連用誤矣

王阮亭皇華紀聞云樂府有渾脫舞明皇雜錄歷代名畫記皆云公孫大娘善舞西河劍器渾脫故杜詩云云注家多不詳渾脫之義朱中丞浣水續談云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時人效之號趙公渾脫予于役三關次太子灘隔岸羣爨來見亂流而渡見有騎一

物浮水面者問之曰渾脫也蓋取羊皮去其骨肉令不透水以氣管吹之宛然羊也爨人乘以渡水若壺然蓋渾脫其骨肉而製之故以爲名趙公之帽義亦應爾愚因憶南卓羯鼓錄載杜鴻漸嘗於嘉陵江樓月夜以柘枝擊羯鼓見岸上羣羊皆低昂盤旋舞應節奏則舞名渾脫亦當以羊取義頃聞奮威將軍王進寶自河西恢復蘭州時賊盡拘船於河東王乃縫羊皮爲囊以濟師須臾飛渡蓋中丞所見卽此製也

王阮亭跋杜詩二則其一云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板亦多譌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

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脚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兩
此甚可笑冷齋夜話云老杜詩兩脚泥滑滑世俗乃作
兩脚泥滑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
可通也

其二曰費著撰蜀杜氏族譜云杜翊世以死節顯其世
祖甫來蜀依嚴武家青城者實宗文裔世孫準皇祐五
年第進士宰綿竹以卒子翊世徙成都紹聖元年第進
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元年死節特贈正
議大夫命官其後十人五子慥忱以賞得官孫逸老俊
老廷老曾孫光祖大臨以忠義遺澤得官今猶稱忠義

社云著此說不知何據坡詩云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
尚有城南杜則子美有後於蜀其信然耶

呂種玉言鯖云邱豫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此一片
減却青春色不趁行樂復待何時也杜詩一片花飛減
却春本此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常醉屢欠酒緡人皆笑之
濟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貨此緡
袍償之杜酒債尋常行處有本此

又云顏氏家訓云殘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
輩乎杜殘杯與冷炙到處常辛酸本此

高士奇天祿識餘云短褐方言曰自關而西以襜褕短者謂之短宋本杜詩短褐風霜入今皆譌爲短褐

又云說楷藥闌今作花藥之闌非也漢宣詔曰池藥未幸御者假與貧民注以竹繩連爲禁藥老杜亦誤用

又云杜少陵元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人多不曉王母宋中官陳彥和在宣和間掌禽苑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顫裊如兩旗少陵詩正指此

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杜詩黑暗通蠻貢

又云王勃益州夫子廟堂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

階華蓋西來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讀此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悉不可知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搖又云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薈蕞薈草多貌蕞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爲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唐史亦因之獨杜工部八哀詩云薈蕞何技癢可以爲據

又云北史源恩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又云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

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斗城疑連漢老杜秦城近
斗杓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云春城依北斗郢
樹發南枝春不可對郢且於義無取當是秦城耳

又云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
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
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
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學遊睢

鈕玉樵觚賸云杜工部南鄰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或作
芋栗芋栗不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朱愚庵
註杜定作芋栗爲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王進士五

清於山居留宿具餐雜陳野藪中有粉葉子和醯醢以
進者王謂余曰此卽錦里之芋栗也芋似栗而小山家
率於冬月取實去皴磨而溲之以水然後用之是知芋
栗皆屬園果況莊子徐無鬼篇所載甚明益信杜詩無
字不有來歷

又云杜甫拜拾遺在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命中書侍
郎張鎬賫符告諭今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
尙藏此敕敕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
上有御寶方五寸許可見唐拜拾遺其禮重如此今拜
相遣一吏部官至家宣旨云某人着入內閣辦事草草

而去若宰相以下則趨就吏部聽宣旨而已

杜詩註

日知錄云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穎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於鞏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於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註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為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伐參為白虎秦之分星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磨安率土蕩

滌撫洪鑪謂元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鑊馬為石馬以合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大廟賦曰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爾

今昭陵六馬見存皆琢石為屏而刻馬於上其文凸

起非金馬也乾陵石鴈亦然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

小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元宗初即位牧

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封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狎狎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歸尙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

始興內史會江陵陷不行總因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
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
三年己巳臺城陷總年四十五卽所謂還家尙黑頭也
總集有詒孔中丞魚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
美遭亂崎嶇略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嘆爾
何假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
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三年己酉陳亡之歲
又己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
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
猶被賞時魚又云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又云江總

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亦已亟稱之矣

李義山贈杜牧之詩云前身應是梁

江總此又何所譏哉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
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栖蓋欲效古人敝車羸馬之意

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

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

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

如風朱伯厚雞栖言車小也余聞之張錦衣紀云

唐席豫高

都公楊府君碑銘曰獬豸之角初見觸邪雞栖之車遠聞疾惡

垂老別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
今獲鹿縣西南十里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賊使不

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
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於杏園李忠

臣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蹟不可復
尋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

杏園秋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為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
有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人貢此國歷代弗賓莫知所
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

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梁武帝普通三年白題國遣使獻方物○册府元龜白題

國在滑國東而此詩以為白額儻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
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為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

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
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

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
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又如上兜率寺詩何顥好不忘當是周顥見葉少蘊

避暑錄語

解悶詩何人為覓鄭瓜州公自註今鄭祕監審劉辰翁

曰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州唐時屬潤州非金陵別有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並無金陵即

令祕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為此君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為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嵩奏以張守珪為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集百姓令其復業張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岑參為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

今不可考矣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擗闔篇擗擺古今字通

鈕玉樵觚臙云爾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南方地濕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喬口詩云樹蜜蚤蜂亂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棋子一名樹蜜証之按枳棋子秦中呼為拐棗其實拳曲如老人杖核在肉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餉者初無關於早蜂也況蜂以釀密遶樹而喧則見其亂燕以臨江啣泥而舞則見其斜正寫水國春華之景又何必強

古詩刊誤卷五
援以爲粵博哉

又云杜工部靈湫詩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瀟
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爐忽有蝦蟆躍出
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苑
池拾遺所咏是當年實事乃錢虞山箋註援酉陽雜俎
所載月光屬林尋化金背蝦蟆事以爲月者陰精后妃
之象托喻貴妃之暱祿山似近附會

古詩刊誤卷五終

卷之四